

致敬这份爱，没有礼毕

刘含钰

多少年后，当陆才美忆起自己当年找寻苗挺龙的千里之路时，当王萍回想自己嫁给韦昌进的毅然决然时，是否会有甜蜜的味道？

一定会有。因为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，她们用深沉的、坚强的、持久的爱，把柴米油盐烹成了相濡以沫；因为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，她们用无私的、真挚的、有力的爱，把艰难苦涩过成了风花雪月。

她们，不止于陆才美和王萍。在共和国数以万计的伤残军人的身边，还有秋妍池、何丽娟、葛淑娟等同样数以万计的伤残军人的妻子。她们在无数个清晨和日暮，轻推轮椅，悉心照顾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做丈夫的腿、眼、手，支撑着家，祝福着我们这个念兹在兹的国家。

俗话说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也有人会说，婚姻是女性的第二次投胎。做伤残军人的“另一半”，意味着吃更多的苦，受更多的累，然而国内一家网站在对1246名伤残军人的妻子调查后发现，在她们们的爱情里，67%是女追男，96%的人在“如今是否对选择后悔”的方框中打了“×”。

可以想象，她们原本是可以选择身体健康的人做伴侣的，或许有人对她们当初的决定泼过冷水，抑或在婚后的某个特别难熬的日子，她们也曾彷徨。然而，最终她们还是选择与伤残军人在一起，一起走。为什么？她们这样回答：“没有理由，就是想照顾他”“说不清，起初觉得是他离不开我，现在是我离不开他”“越了解他，越敬重他”……

好一句“想照顾他”！好一句“离不开他”！好一句“越敬重他”！她们说这些话时很轻松，却听得撼人心魄。其实，她们照顾的、离不开的、敬重的，岂止是她们们的爱人，更是伤残军人身残志坚、以身许国的荣光。

有这样一句电影台词：“当爱情与世俗在现实生活中狭路相逢时，落荒而逃的一定是爱情。”是啊，在当今感情的世界里，我们见过太多在“物质”面前的逃离、在“权利”面前的背叛和在“现实”面前的屈从。这样的爱情，怎能让人心动、给人温暖、令人心安？又怎能滋养出婚姻的幸福？

在2006年英国一家报纸组织的爱情名句排名活动中，“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，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”位列第一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这反映出女性更希望与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人在一起。爱国、勇敢、牺牲，当她们选择陪伴伤残军人时，她们也具有了这种宝贵品质。所以，当她们用温暖的臂弯拥抱伤残军人时，伤残军人才把她们抱得更紧。正如一名伤残军人跟帖所说：“我们有着别人不知道的艰难，有着别人不知道的甜美。这就是爱情，只属于我们自己的爱情。”

在描写伤残军人妻子的微电影《你也一样勇敢》里，有这样一镜头：当部队官兵告别伤残军人葛军的遗体后，大家整齐列队，向照顾了葛军52年的何娟妮行军礼。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拭着泪水，何娟妮一个个扳下官兵们那似乎焊在了帽檐的手臂……

让我们也致敬这份爱，没有礼毕。

版式设计：孙鑫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“美丽家庭”栏目特别策划

2018年10月9日，本报“人物纪实”专版推出的纪实文学《坚守6号哨位》，拨开岁月的风尘，带我们走上33年前的边境战场，认识了韦昌进、张泽群、吴冬梅、苗挺龙等年轻勇敢、忠诚无畏的老山英雄。当硝烟散去，逝去的烈士浩气长存，活着的英雄依旧令人感慨。在他们的身边，一朵朵美丽的“山花”静静开放，默默奉献，陪伴英雄书写新的人生。

今天，就让我们走进两位英雄的家庭，一同品味什么是最浪漫的事，什么叫最自然的传承。

——编者

英雄身边，总有鲜花开放

我愿做你永远的眼睛

谢洪祥 胡国桥

没有殷实的彩礼嫁妆，一把梳子、一面镜子和一张毯子，就是新人的全部新添置；没有漂亮舒适的婚床，就用两张行军床拼在一起；没有觥筹交错的喜宴，几把喜糖、几碟瓜子一样迎客待宾；没有排场的仪式，新娘牵着新郎的手，从营房外走进宿舍里就算是入洞房。

1986年的中秋，新郎苗挺龙、新娘陆才美的婚礼如此简朴，可他们的爱情故事却不简单——

“6号哨位”激战中，苗挺龙身体多处受伤，双眼被炸失明（至今左眼里还有4块弹片无法取出）。1986年春节，苗挺龙出院后回到家乡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同乡战友陆彩滨的家人。

陆才美的哥哥陆彩滨在1985年6月10日的211高地争夺战中，被炸断双腿。由于当时战事激烈，无法及时抢救，陆彩滨最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。在上前线之前，陆彩滨、苗挺龙二人曾约定，如若谁此去无归，另一人回到家乡时，一定要代看望对方的家人。

苗挺龙践约而来，令陆彩滨烈士的妹妹陆才美万分感动。看着一个七尺男儿被黑暗困住、痛苦中强作坚强的样子，她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一个问题：“如果自己的亲哥哥没有牺牲，而是双目失明了，谁去照顾他的一生呢？”

后来，与苗挺龙的几次接触，陆才美越来越觉得，自己和苗挺龙之间注定了有缘。当她向苗挺龙说出要照顾他一辈子的决心时，苗挺龙却断然拒绝了。“这么好的姑娘，我怎能就耽误她一辈子，是苗挺龙的真实想法；“我要做她一辈子的眼睛”，是陆才美纯洁善良的心。

不久，苗挺龙的眼疾恶化，需要回

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陆才美用爱为英雄撑起一片天，擦亮一双眼。作者提供

部队治疗。怀揣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理，他借机不辞而别。急坏了的陆才美到处打听，才知道苗挺龙在部队驻地的148医院住院。她急忙找到并说服一名与苗挺龙同部队的老乡，带她一同归队。陆才美的妈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，同意并支持女儿所做的这一决定。

那天，在淄博周村下火车时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。那位战友还要赶回很远的部队营区，无法再送陆才美到院。这位第一次出远门的20岁姑娘只好硬着头皮，故作镇静地一人上路。

陆才美向火车站服务窗口询问，去148医院的路怎么走。服务人员指着远处山上一片光亮的地方告诉她：“那边山

顶上灯光最亮的地方就是。”一路上，陆才美的心突突直跳。一来是因为半夜独行的害怕，二来是就要再见到心上人的激动。

陆才美的深夜到访，给了苗挺龙母亲一个大大的意外，也彻底敞开了苗挺龙紧闭的心门。半个月后，苗挺龙的母亲放心地把儿子交给了这个“准儿媳”，而陆才美在医院一待就是4个多月。随着苗挺龙病情逐步稳定，两个人的爱情也日渐升温。最终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婚后的生活是忙碌的、辛苦的，却又是无比幸福的。每天下班后，陆才美先接上孩子，再去接苗挺龙，然后买菜做饭，洗碗洗衣。平房没有自来水，陆才美每天要双手拎近400升水才够

有一种爱叫与众不同

郝若彤



爸爸的期许，老兵的重托，让韦舒怡读懂了军人的职责和使命。作者提供

怡感觉自己从未与爸爸贴得那么近那么亲。2017年7月28日，习近平主席签署命令授予韦昌进“八一勋章”。看着镜头里那个身穿军装、胸缀荣誉的熟悉身影，韦舒怡热泪盈眶，百感交集。因为，在战争留给爸爸太多“与众不同”的背后，还深蕴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侧面，成为他们一家的专属记忆。

1991年，已在老部队6连担任指导员的韦昌进受邀进京，参加第一届残联表彰大会。会议结束得很早，韦昌进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，发现正好有直达长春的车，14点发车，18点就到。于是，他决定顺便去看看在那里读书的妹妹。

上了车的韦昌进，不时地看着手表，盼着早点到达，可眼看18点一刻了，火车仍旧行驶在荒野之中，丝毫没有停靠的迹象。心中纳闷的他找到列车员

询问怎么回事。列车员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说：“真是个傻大兵！是18点到没错，是明天的18点！”

此时的韦昌进并未想到，这趟仓促的出行，却在他和一个姑娘之间牵起了爱的红线。

妹妹韦海燕带着自己的“闺蜜”王萍在学校招待所见到了自己的哥哥。对于战斗英雄韦昌进，王萍早就耳熟能详，可真见了面，却觉得他平凡得就如同邻家哥哥。韦昌进给妹妹带了水果罐头和苹果，看到妹妹的好朋友也来了，他想打开一个罐头招呼客人，汗涔涔的手却怎么也拧不开瓶盖，只能尴尬地拿了两个苹果递给王萍。

这一次相见，年龄相差7岁的韦昌进与王萍并没有太多的交流。可哥哥一走，早就看出门道的韦海燕就告诉

这一天所需。苗挺龙由于长期蹲守猫耳洞，落下了湿疹和胃病。陆才美到处寻医问药，慢慢地治好了他的顽疾。说实话，陆才美也常常感觉累，可看到一家人亲亲密密地在一起，听到丈夫和孩子们爽朗的笑声，她的心里就甜滋滋的。

离开部队后，苗挺龙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推拿中专班学习。为了尽快地掌握盲文，他吃了不少的苦。原来摸枪弄炮的手上都是厚厚的老茧，触摸盲文很不敏感。苗挺龙就在水泥路上反复摩擦自己的手指，一直到把老茧磨掉，重新再长出嫩肉。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毅力，苗挺龙硬是攻下了23门近40万字的医学教材，掌握了医学基础知识和推拿按摩技术，获得中专毕业证书。

1989年6月，苗挺龙学成后回到家乡，开了一家推拿按摩门诊。陆才美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按摩技艺，并考取了专业证书。夫妻俩共同经营着这间支撑全家生活的小店。

最初，他们没有名气，门诊也没有人气。他们就免费为大家治疗，一做就是8年。这8年来，全家就是靠着陆才美的工资和苗挺龙微薄的补助在生活。儿子和女儿从小就捡亲戚、朋友、同事的旧衣服穿，更别奢望有什么玩具。从初中到高中，两个孩子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有时候一样菜能连续吃上两个月。孩子们也曾抱怨过为什么自己的衣服总是旧的，陆才美这样告诉他们：“衣服旧点没关系，干净就行。人没志气可不行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你们要向爸爸学习！”

让苗挺龙和陆才美骄傲的是，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，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了。如今，儿子已经研究生毕业，女儿

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研究生，明年也将毕业。

多年来，只要有病人来看病，不管什么时间，苗挺龙从来不会拒绝。推拿毕竟是个力气活，一做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可无论多累，一听到患者喊“苗医师”，他的精神头就立马来了。工作间隙，陆才美也总是亲自上手给丈夫捏捏按按。苗挺龙不知疲倦、春风待人的样子，是那么高大那么帅气。

1998年，不安于现状的苗挺龙又考取了南京中医药大学推拿大专班，最终获得大专文凭。他撰写的《急性腰扭伤76例临床报道》《颈肩综合征》等论文，在中央和省级专业杂志上发表；义务帮助近万名患者解除病痛、恢复健康。从义务治病到患者慕名而来，从单打独斗到带徒数十，从按摩技师到市残联协理主席，从县级劳模到省级劳模，苗挺龙的汗水没有白流。

“我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去照顾家庭，所以我只有在医学方面做出点成绩，来回报为这个家倾心付出的妻子；只有用我的双手治愈更多的患者，来回报所有关心我们这个特殊家庭的人们！”苗挺龙如是说。

有人曾这样问陆才美：“你嫁给一个盲人，为什么却说自己感觉到了最幸福的爱情呢？”

陆才美笑着答道：“最幸福的爱情，其实就是接受和陪伴。我既然无法获得坐在爱人自行车后座上兜风的浪漫，那就让我体味着他穿越人海、领略四季的成就感吧。人这一辈子，有爱就有希望，有希望就有一切！”的确，虽然没有生死契阔的约定，但苗挺龙和陆才美把物质并不富裕的日子，过成精神极其丰富的生活，写就了最浪漫的事，最动人的诗。

有首歌中这样唱道：“真正的男儿，你选择了风雨；痴心的女儿，我才苦苦相依。”苗挺龙是不幸的，同时也是幸运的。战争让他失去了双眼，而爱情又赐予他另一双眼。那如细雨清风般细腻照料、亲密陪伴他30多年的妻子，让他看见——这世界就在他眼前！

玩笑：“舒怡啊，长大了你一定要当个海军。这样，你们家‘海陆空’就全了！”虽然爸爸在南疆战场上的特殊经历，让韦舒怡深感骄傲，但她从不认为自己也会当兵。她和爸爸探讨过关于“英雄”的理解。韦昌进总是说：“我不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。”“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做什么，我总要对得起当年战场上倒下的战友。有一些东西必须坚守，我永远是普通一兵，永远不能丢掉自己的‘6号哨位’。”

令韦舒怡也感到惊讶的是，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刻，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自己居然“鬼使神差”地选择了军校，从此走上了军旅人生路。

军校毕业前，韦舒怡在实习部队锻炼，随队参加了25公里战斗拉练。一路的负重急行军，她脚底的血泡出了又破，破了又出，袜子和血肉紧紧地粘在一起。

训练结束后，她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，到医院一检查，才发现脚背早就磨破了。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，韦舒怡的一只脚变了形，留下后遗症。这事，忙于工作的韦昌进很久后才知。有几次，韦昌进手里拿着菜刀，但不知什么时候，韦舒怡站在了他的左侧，他一个转身，差点划伤女儿。韦舒怡上初中时，有一次和爸爸去菜市场买菜，正好碰到一个同班同学。同学和韦昌进打招呼，可因为他恰巧站在韦昌进的左侧，韦昌进只听到声音，却左顾右盼地半天才找到人。一时间，气氛有点尴尬。对女儿，韦昌进从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。

韦昌进的第一个眼用了近30多年，一直没有更换过。眼球用得很久了，光滑度越来越差，只能大量地滴眼药水润滑。看着爸爸深受眼睛干涩疼痛之苦，韦舒怡很是心疼，多次劝说他换一只义眼，可得到的答案总是“挺好，不碍事。”去年，韦昌进进京受领“八一勋章”前，韦舒怡说：“爸爸，你马上就要接受那么崇高的荣誉，还要见到习主席；接下来，还要做好多事迹报告，也不能太对不起观众啊！”韦昌进这才听从女儿的建议，更换了新的义眼。

韦昌进是名陆军军人，妻子王萍是名空军军人。邻居们总爱和韦舒怡开

玩笑：“舒怡啊，长大了你一定要当个海军。这样，你们家‘海陆空’就全了！”虽然爸爸在南疆战场上的特殊经历，让韦舒怡深感骄傲，但她从不认为自己也会当兵。她和爸爸探讨过关于“英雄”的理解。韦昌进总是说：“我不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。”“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做什么，我总要对得起当年战场上倒下的战友。有一些东西必须坚守，我永远是普通一兵，永远不能丢掉自己的‘6号哨位’。”

令韦舒怡也感到惊讶的是，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刻，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自己居然“鬼使神差”地选择了军校，从此走上了军旅人生路。

军校毕业前，韦舒怡在实习部队锻炼，随队参加了25公里战斗拉练。一路的负重急行军，她脚底的血泡出了又破，破了又出，袜子和血肉紧紧地粘在一起。

训练结束后，她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，到医院一检查，才发现脚背早就磨破了。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，韦舒怡的一只脚变了形，留下后遗症。这事，忙于工作的韦昌进很久后才知。有几次，韦昌进手里拿着菜刀，但不知什么时候，韦舒怡站在了他的左侧，他一个转身，差点划伤女儿。韦舒怡上初中时，有一次和爸爸去菜市场买菜，正好碰到一个同班同学。同学和韦昌进打招呼，可因为他恰巧站在韦昌进的左侧，韦昌进只听到声音，却左顾右盼地半天才找到人。一时间，气氛有点尴尬。对女儿，韦昌进从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。

韦昌进的第一个眼用了近30多年，一直没有更换过。眼球用得很久了，光滑度越来越差，只能大量地滴眼药水润滑。看着爸爸深受眼睛干涩疼痛之苦，韦舒怡很是心疼，多次劝说他换一只义眼，可得到的答案总是“挺好，不碍事。”去年，韦昌进进京受领“八一勋章”前，韦舒怡说：“爸爸，你马上就要接受那么崇高的荣誉，还要见到习主席；接下来，还要做好多事迹报告，也不能太对不起观众啊！”韦昌进这才听从女儿的建议，更换了新的义眼。

韦昌进是名陆军军人，妻子王萍是名空军军人。邻居们总爱和韦舒怡开